



蓮龕集卷之十

壽文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去徵縣圖 士崑增城 志春彥旭 編次

姪 孫 轍景由 曰冠軒南 敷寬景虞 步鄒師孟

仝梓

姪曾孫天申禮和

壽郡侯王太尊

盛世之君子在位而宜其民人歲事來辟天子於是有寵錫賚予之典詩人爲之賦有臺今讀

蓮龕集

卷之一

壽文

一

其詞祝以壽考黃耆而必先之以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傳曰牧伯得賢政教修明而焜耀天子尊顯之以爲屏翰也蓋古之君子其得民以得君得天若是其隆也後世罷侯置守官府異體雖慶讓之典三年有子之庭部使者上其課或主兼聽或入偏辭於是不取必於督撫藩臬之章疏而取必於僚屬令尉之治狀其平賦幾何矣其詰戎泱獄幾何矣求其上下無間得以慰輿頌膺殊眷如詩歌所稱燕笑譽處者蓋憂憂

其難之乃至我恒翁公祖而有以效其然也頃
庚戌上計公既舉治行異等在廷者方合方州
司牧而劑量之踰數月未報聞郡之淺識者輒
皇皇曰豈以我公當治行第一之選而尚煩推
擇爲迨上章報可璽書褒嘉而郡人始欣欣相
告謂是天子之明見萬里也主爵者之公而不
私也其深計者竊又鯁鯁慮曰公既得旨優擢
矣京卿節鉞行當以不次召將無旦夕奪我河
內潁川乎一歲之中驚喜百出草野未諳大體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二

其慮不可謂不切而其戴我公不可謂不深也
屬者明詔煌然錫以車服部內讙呼又適當公
覽揆之辰諸紳士躋堂致祝而授簡不佞誼不
得以不文辭竊觀公之所爲清廉才能旣已騰
於剡牘布于中外何容覩指亦就公此一歲中
而言其大畧可乎公之惠吾郡者久矣而校士
則自今歲始故事郡試不能視臺試之嚴程於
有司者萬人爲率諱競相習類得以展其挾書
郵題之智模索者不能必其爲真才則借資於

竿牘以爲應耳欲行吾之公與明必先定其入
試之法而後可不避勞瘼分日勾稽悉循臺試
之例士皆得以自獻其才而他途至者皆不得
以撓吾法蓋百餘年之積習一變矣吾郡土瘠
民繁田間所出僅足以飽一方請糴之舟車麇
集金粟無以權重輕編戶閭閻爭之桀驁者遂
因以恣其攘寇之害公下令封內以車牛至者
斗粟不得越境而奸猾之簧鼓譟張者悉麗如
蠲恤之恩已無遠弗届以故歲凶而不害夫郡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三

固閩粵之衝也深山大澤伺釁實多使非公之
悉心調劑郡事可憂豈特飢札已哉又吾郡之
視他方其譴俗較異細民故多不逞時有忮心
巨室惟得免爲兢兢故多不競乃公提之若衡
平之若水不吐剛不如柔而一稟於平康正直
尚書所稱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
從已之欲非公孰能當此而無媿者乎蓋卽此
一歲中而恩威所被又復章章如是劉劭有言
德行交孚師氏之任也策謀奇妙三狐之責也

材畧過人將相之選也公三事備矣進而叅秉
鈞衡寅亮天地實始基於此漢世祖封卓茂曰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宋真宗稱張詠曰此
人何事不可了當宁之不次用公誠有如郡人
所料者則吾儕驚喜相仍將無已時浸假得邀
天幸加秩賜爵或以節鉞填撫我江以西郡人
得歲歲躋堂百年一日也頌禱之私又當何如
公之得民以得君得天者將無紀極保艾爾後
不佞且爲賡頌有臺之末章矣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四

壽撫郡楊鎮臺

國家景運休爍則必有英妙魁壘之才乘時而
興以應方升之氣而贊維新之治人才與國運
相表裏殆非偶已

皇清底定中外一時從龍之彥大者王小者侯次

至建牙仗節受事一方者亦無不起家羽林宿

衛之中外是而搦臂旁求蓋甚難其人是何也

天下旣號治平無事雖有絕倫之才不能旦夕

自見循資拾級以求合於功名之會優游歲月

嘆髀肉之漸生感金城之圍柳良有以耳甚至
崑翁揚公之開府吾郡而竊幸爲不可及也公
以關隴名家早歲登壇卽負重名文之員聞
之古論將者曰英姿爽颯意氣激昂名將之才
也神明慎密端謹如不勝大將之噐也公之饒
爲名將海內無不企而志之而公之噐大將之
噐則非郡人士之朝夕于公被潤澤而望丰采
者未能道公之萬一也孟秋五日屬公覽揆之
辰郡人士交相頌祝而授簡不佞夫吾郡于江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五

右固腕胃之衝也自宜樂以西走萬山篁箐中
數百里如猿鳥則王文成之所經理也左顧瀘
汗諸界華林姚源以東朝山而夕湖則陳中丞
之所區置也迄鼎革之際挺而走險遂以吾郡
爲叢的焉徑道旣啓芽蘖漸生旦暮挾弓刀而
趨無所驅詰地方遂春脊多事自公之至也覈
戎伍嚴保募謹斥堠勤游徼介馬而馳數百里
間電繞星掣攘竊奸宄固已聞風膽落矣山澤
耄倪無不覘長者車騎而獲高枕也自獲盜之

今日詳而治盜之政日畧誣良之禁日密而詰
之法愈日疎論者固謂以營伍爲聲以保甲爲
實耳然非有先事之勤有當事之敏如公者亦
烏能恃區區文法可幸無事哉且自軍制之更
也兵與民二治兵者又與治民二稍有偏畸而
積重之勢遂成公旣以愛兵者愛民於是偏裨
士卒無不以公之心爲心向者四封之外山童
木禿茲者鬱鬱葱葱矣向者按畝而供秉穗不
足以供索綯茲者餘禾被畝矣向者薪蔬鮮藁
之細不敢入市茲者墜往攘來無不得所欲而
去矣四民欣欣相告不圖復見太平之舉使海
內之張高牙建大纛者盡如公所爲卽躋斯世
于仁壽無難也約舉公之行事馭躬則嚴治軍
則肅恤民則誠任事則敏與士卒同甘苦而禮
賢下士恂恂如儒生卽古宿將無以過而公甫
高密之年耳古今勳業富貴壽考無若郭汾陽
當其治銀夏時年方二十有九今日就公之年
計公之行事其以汾陽爲左券乎諸紳士曰是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六

言也質而不誣遂大書之以侑公之爵

壽王偉翁封君

先王制五禮以治天下獨於旬歲稱壽之文若
有缺焉然其大端見於養老之政余讀王制虞
夏商周燕享食之禮年紀之次何其詳也天子
修執爵執觴之儀下至遺人司門靡不奉其職
事其隆重如此古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卽一
再讓焉庸已乎昨歲六月爲封公太嫺翁七十
覽揆之辰族屬子姓奉觴躋堂某不佞亦得以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七

嫺姬之誼修酌者之詞而太翁退然卻謁歲事
再周兒輩不敢先期以告而請不佞所以致詞
者詩有之卜爾百福萬壽無疆卽繼之曰如月
之恆如日之升言其盛不若言其初也則今之
視昔當更有進且言其盛太翁謝之言其初非
太翁所得謝也太翁少而沉酣經術爲諸生都
講數十年已被章服謝博士籍猶手不釋卷作
蠅頭字燭見跋不休當安仁賦悼之年卽引會
參王褒之語以自廣聲色嗜好無足以累其心

者卽二氏養生引年之術當不外是曩孟遷治
松滋太翁一至邸視治效卽命駕歸曰不欲以
修灑累父老也及拜滇南之命孟遷方圖請假
太翁曰車驅之朝廷念遠方民命王人爲吏自
今始無以私間也以故皖治以廉敏稱而滇南
之政諸所爲撫綏蕃漢繕壘清賦以功名著者
皆太翁教也豈特萬石君之不墮恭謹陳萬年
之無忤權近爲斤斤家法云爾哉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則以今茲之歲爲太翁升恆之初夫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八

豈誣乎屬者天子追祀之慶覃恩中外太翁由
郎秩晉爵爲大夫適當稱壽之時且太翁之宜
膺恩綸者又不止是賜高年粟帛一也徵遺逸
一也旌孝義一也覃恩異數有加無已太翁卽
欲卻酌者之辭亦烏能隱君之賜乎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當更有進也已太翁素以澹泊寧
靜訓勉戚里辭何敢諛聊稱述近事以合於古
憲乞之典者太翁其聽然曰孺子觴我以禮其

舉君之觴

壽饒型翁初度

士君子負經世之畧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爲海
內所屬望不必於功建名成之日也范希文自
諫官言事傾動中外後來視師西邊廻翔兩地
巖穴之士無不延頸企踵以庶幾一遇司馬公
居洛中十餘年兒童婦女無不識其名元祐初
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由來漸矣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曩不佞釋褐初獲班今大諫型
翁後吾師大名相國武陵學士方以起衰復古
爲已任得公制義謂是骨立嶙峋獨守豫章家
法不隨世俗俯仰者喜爲朝廷得一端人及公
入讀中秘出踐諫省抵掌言天下事宇內翕然
以長孺敬興目之而咸嘆兩先生之知言也

世祖親政之初崇尚儒術止輦受諫公專陳治理

彈抨不避權貴而大要則以復舊制敦大體爲
兢兢蓋與范公言事務持惇大司馬公勿以苛
屑敬人主喜怒同意時一二新進銳意功名頗
以訐擊爲高臺閣風生公謂非盛世和平之福

也休沐里居屢詔不起其意念深遠矣鋒車再入當一今上諒闇南服初定公遂陳臬於楚一再報政且移公湖南夫輟侍從之班而親錢穀之務更舍優暇之成局而就輦路之勤渠豈朝廷遽忘公哉乃公固未嘗薄楚也江漢之間其民剝輕易動公爲爬搔利弊煦育疾苦於是南郡之巖不必仰食廣右洞庭之粟歲得轉漕京師本朝數十年所不及行與行之而未卽效者次第裕如矣余所最太息者先帝方嚮用公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十

使非值公優游孫膚之際高議廟堂以佐一代休明之治者當更有可觀又使近者滇黔告亟公尚留潭素所節省金穀不在公府則在民間四郡良家子與辰沅諸豪無不爲公用者將屹若盤石何至弃名城如敝屣屢當宁南顧之憂至今日而未而已也無亦天下治亂之故寔有氣數存乎其間而適於公之進退出處見之哉風塵瀕洞公方投袂而起思赴國家之急屬余嬰禍不測公遂輟駿周旋不辭危難所由脫越

石父之厄使射洪不究其毒者惟公是賴夫平居指天誓白日一旦有事如視路人弃涕唾此昌黎所拊心於子厚也薛宣有言治之薄也鄉黨忘其嘉賓之歡九族闢其親親之義人道否隔陰陽不通實由於此卽公之施及於余者其係人心世教者爲何如也公覽揆之辰戚里誦公高義謀所致祝以余習公最久德公最深合述一言夫公在朝則朝重在楚則楚重在鄉黨則鄉黨重茲甫服官政之年耳歐陽在滁年未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十一

五十自稱醉翁及叅大政不失爲早白樂天有五十着緋之嘆及宰相分司八十致政不得爲達宇內喁喁方望公亟出天如欲平治天下使公卽大竟其用不致如昔人所致慨于希文君實者世道其胥賴焉又豈僅吾輩戚黨之私祝已哉敢以是爲初筵進

壽饒宗文七十

古者尊尊而親親於是有引年之禮春酒而介壽不以其歲也贊升恒而朋剛陵不以其日月

也按旬舉觴其說本於曲禮合於國老庶老致養之義爲不可易焉耳歲三月九日爲宗文饒公晉七表戚黨修介翁之祝余以使車過里適逢其會謂不佞宜有言以授宰夫自昔稱善祝者無若華封人曰富曰壽曰多男子蓋以三者得天之全非如人世爵位升沉聲名聚散一切聽於不可知而究無益於已者也世俗重權勢而輕本業太史公傳貨殖世儒或有所瑕疵夫儒以無欲爲訓故罕言利傳曰生財有道易曰

蓮龕集

卷之十

壽文

十二

何以聚人曰財厚生利用固至治之首事矣太史公所載以好富者率卑之獨陶朱公裒然舉首彼豪傑之士也以余所聞公質行甚具孝友恭儉性端愨然諾必矜始爲儒而業成去而爲賈獨以操行致不貲語曰廉賈歸富公是已公既有丈夫子五人瑤琨瑜珥具文武才公年未六十卽以家業分諸子修其業而息之業滋大居常攻苦茹草羸若不足至其賑人之急誦若有餘鄉曲之譽日起近且築居靈谷之間裒眞

守素謝絕一切而與造物者游以故年七十而
神益王視聽如嬰兒然則華封之三祝公自有
之卽費詞何加焉夫公固長者非有老萊粒食
之耦庚桑畏壘之棲也亦非有赤松辟穀之能
彭祖吐故納新之術也吾嘗觀之南華而得其
說矣其先也公以有事治生故善始其後也公
以無事養生故善全其先也用而不勤有事而
未始有事也庖丁發軔不避大軋其以無後入
有間者是已其後也爲而不宰無事而未始無

蓮龕集

卷之十

書文

十三

事也巫之過河不薦白黿此其以無用爲有用
者是已公不習不慮兩利而俱得之壽公者且
未艾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行且大公之志而
高公之門公猶及身見之得全全昌又何以加
焉饒系出陶唐氏而望於臨川宋元以來若延
年應子輩皆爲經術大儒卽今鐘陵寶塘間科
名赫弈皆以臨川爲大宗此昔人所稱婚媾之
族代有明德者公與吾弟吾姪吾姪孫皆有婚
媾之雅余得以所聞者爲公質述之

朝廷方修憲老之典公行且列之瞽宗
天子親袒割饋醕惇史足徵矣其將以余言爲權
輿乎

壽萬麴山七十

重光大淵獻之歲萬輿安先生擢爲晉陽令未
期請致其政晉中諸大吏堅留不可上其事於
朝得遂引年之禮蓋異數也聞者交歎曰邇來
吏治綜覈錢穀兵刑絲棼蔓貫循歲積月喘喘
無以赴功令卽十餘年奏最超擢尚不能脫然
蓮龕集

卷之十

壽序

十四

於交承之際獨公日期月中去來無累如此此
必有大過人者當世方急需才何其蚤自晦也
而若渝若修若贛上諸弟子輒驚相告曰先生
於弟子也朝而論道夕而譚藝蓋積十數年無
倦色遠我幾何時而竟賦歸來豈如天雪窖不
可入處歟車馬殆煩歟抑今之爲長吏者必以
鈎索批摘爲能非公所樂歟相與奔走問起居
而里中戚若友迎公於途拜公于堂見公神明
益王色益腴觀聽步履爲精疆少年所不及則

又交相賀曰公之爲此蓋以媿夫世之貪位慕
祿而不知止者且公嘗遇異人授導引之術有
味乎老氏之言視世諦如秕糠也而公之子若
孫竝以文學有聞當世尊優之樂行自致之宜
公之以小讓需大受也不佞聞而輟然曰諸君
之言其皆然矣若僕之測公疑不僅是夫賢人
君子之得行其志惟治與教二端要視平時之
所宜急而無失吾所學之重斯已焉吳文正元
之大儒也宋咸淳中一再上公車及元之興隱
蓮龕集

卷之十

壽序

十五

居布水山中屢辭徵辟以應奉名則及都而返
以纂修命則書成而返至名爲儒學提舉則不
辭三聘校士則不辭以監丞司業名則不辭虛
邵菴謂其終身爲學校之官不樂一日受官司
之奉蓋其志主於明道立教而不繫念於升沈
顯晦之迹者如斯也興朝崇尚儒術異於往昔
然當鼎革之際向之寇蓋相望者清門爲庶甚
或不忍其區區之志爲殷之頑民宋之狂夫而
不惜士子無復絃歌之樂聖賢之學不絕如綫

矣公慨然以興起教化爲己任其在零都也適
當風鶴之餘而寧州新喻皆江以西最困之地
其民盡室竄徙田中蒿可爲柱諸士聞公之至
皆重趼捲簏以從公於橫舍之中三劉二黃之
盛幾幾再見上爲朝家廣教養之澤下爲井里
振詩書之氣公之志行矣雖槐棘森然詎忍以
彼易此哉公之至雲西余同年周君計百爲太
守與公長君履百有塲屋之舊相與眺縣瓮之
遺碑搜朝陽之別壑賦詩酌醴嘯傲於金沙玉
籟間此豈如彭澤之有所拂於督郵者而亟成
其高志哉故不佞不以公之遂初爲可慕而以
公之樂行其志其出處之大同揆於鄉先正者
爲可敬也重陽前二日爲公七袞里中大合樂
而不佞申舉其說以庶幾有當於公者若夫松
鶴之壽斑綵之慶諸君言之僕固無以加矣憶
公初魁於鄉僕方隸博士籍誦公經義以爲有
風人之致及與公處莊莊乎其爲大人長德也
茲優游里閭得託紀羣之交序述公之盛事

餘快焉公所居之前爲茱萸亭舊址歲得日此
時奉公大斗異日釋荆國霜筠之思修蟾塘真
率之約尚得從公之後倚東籬而望南山將問
公所得於異人者爲探長生之訣公其許我乎
賀司理韋廣庵內召典銓序

新天子綜覈吏治稽古成周六計漢三察之法
思得端廉直方之士以表正百僚考滿之令申
飭再四蓋途邇未有應也旣慮繩墨兢兢奉職
循理無以副考功之課而又慮遠方下吏比歲

蓮龕集

卷之十

賀序

十七

累月按格程還積薪之嘆殆將不免迺先江右
十三郡而報政者則自我繩司理韋公始故事
課程中率以監司上之督撫督撫達之冢宰御
史大夫而又以讞決平反問司寇廷尉以程材
多寡問宗伯以督課殿最分問之戶工二部與
光祿勳冏寺之長必再三覆始報可卽報可矣
按次儲材未遽以異等擢也乃先諸百十報政
而以司銓特名者則又自公始縉紳文學俎豆
而歌詠之不佞遂以不文之詞爲執爨先矣

歌既闋謂不佞宜更有言夫公之入也方以冰壺玉尺衡鑒中外桃李之門無私植焉而徒重複於歌功頌德之詞不已隘乎且朝廷所以待公者蓋綦重矣國家成憲一準前朝然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則未若課吏之法與銓曹之選也如考滿之例前此兼行之矣大端取決於薦剡則當事之喜怒愛憎居其過半至三年一計以人程歲不以歲程人異時按冊而還曰俸曰薦曰資格曰卓異名實愈繁究視其人之巧拙以逆龕集

卷之十

賀片

十八

爲遲速耳況計書甫上黨比紛紜三歲踐更幾如水火夫考滿可以收大計薦剡之寔而大計薦剡必至碍考滿之法自非聖明在御固未有能斷然行之如是者也至銓曹一席前此多取必於揆席之鄉人繼則畿南北暨京外諸省各得以其缺遞相授受而又議單評訪之雜出始未嘗不慎重而不知其相勸以私也國初以省缺而廢官繼又以裁官而併省行取迄無定法考選諉之文詞近始盡破遊司分省之陋習而

一唯才能是擢本源既正澄清之效端自此基
之矣使非得才德威望名實相副如我公者亦
烏足應當宁特進之典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
之門乎公異日由佐銓而總師而揆席其所以
上報天子者又豈尋常所能意計哉不佞因是
而重感於前朝名實之際也趙公南星之爲冢
宰也於部司簡鄒維璉於都垣簡魏大中蓋斤
斤於前二者之弊而思變計矣而黨論遂至與
國論相終始蓋非聖天子持成於上則大臣不
得以其意爲治茲者國運維新盛典肇舉冢宰
魏公今之正人也由中執法起家其從質成之
牘熟公者已久而吏垣于公亦起吾郡司理與
公後先輝映一德之盛吾郡不敢私倖其無私
慶乎諸縉紳文學謂不佞素習公且宦轍所蒞
兩家子弟益遞相師也輒次第其語陳之幔亭
以當繞朝之策焉

賀董制府滇黔凱捷移督湖廣序

治莫盛於唐虞而三苗之格爲武功所自始及

觀班史所述武山遺事蓋起於高辛之世于羽
兩階特就成事言耳意當戡定之初非竭數聖
人經營不及此後王德不逮遠涉開西南論者
至以贖武爲戒雖郡邑旣設其地阻險獠犷之
所叢聚跋扈易於生心不經大創非百世利也
從來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定之若
韋臯之於蜀狄青之於粵柳公綽之於溪峒其
最著矣卒還視益部及險而止無采入之功且
其先皆出於專鎮久任之餘未有若今

蓮籠集

卷之十

賀序

二十

聖天子之用公與公建廓清摧陷之烈爲最奇且
鉅也先是天下息兵革三十年矣

天子在宥而理恐一夫不獲其所俾師旅士庶各
還其土而服其業其盛治也怙寵稔覓狡焉狂
逞甲乙之間蔓及我江右時文武分治公未嘗
有一旅之師素練之卒惟以忠義感發人心及
拜命節制密清內難里巷細民莫不超距而起
思赴公家之急公審其可用親援枹鼓東趨二
武至於大末象嶺鰲溪積寇旣殄西沿文江而

上庾吉山澤伏鼓下而乞命者數十萬棄械甲
若邱陵時親藩數道視師禁旅與西北勁卒頓
湖南北未有成功

天子喟然發明詔命公陳師於楚江右更生之初
皇皇以離襁裸爲懼數百人重研走京師東於禁
不得請識者告秦曰子亦知天下大勢乎夫就
京師論京師堂奧也江楚門戶也滇黔外徼也
就江右論則江右堂奧也楚黔門戶也滇其徼
也京師視滇黔遠矣急江右則不得不急滇黔
蓮龕集

卷之十

賀序

三

天子見萬里外爲江右門庭討愆公逆其行而子
輩猶徇目睫之見如嬰兒之啼於戶限也不已
隘乎余隱之而無以復也昨以試事至楚官師
吏民以事來見者爭言公入楚事時川粵餘氛
猶熾長岳之間弔首旣斃潛師宵遯尚據險以
老我師武岡楓門間溪山峻惡車騎百不當一
卒遇淫霖毒霧弓矢百不當一諸軍爭言持重
無敢先者公獨以西江之卒攀藤附葛一晝夜
破其重險逆黨始鳥獸散王師自天下遂凌

茅峯涉澗水滿漢百萬師無不望麾纛爲進止
及油榨甕蓬諸關賊所倚爲天塹也我師復一
鼓下之自是殲平越躡龍里悍都勻躡貴陽通
遵播而滇以東無堅城矣

天子嘉乃不績賜服珮名馬書入滇第一功全凱
旣奏始趨還鎮於是向之士民所謂皇皇失疆
祿者若再乳而累甘無賢不肖莫不慶

聖天子遠畧獨用公於西南實大有造於江右也
飲至酌醴適當公覽揆之辰部下諸生以泰近

蓮龕集

卷之十

賀序

三

悉楚事命修酌者之辭夫古所稱社稷臣者無
事則摠方岳正部伍爲腹心之守有事則坐帷
幄蒙矢石爲干城之衝其功一也顧有口計之
功有歲計之功極於百世則非常之功也三年
有成而功施百世惟今日滇黔之師以之秦紂
而治詩若二雅所載出納則仲山甫蕃翰則申
伯甫侯平淮則召穆南征則方叔修戍則南仲
尹吉甫揆之夫子直言決策則山甫之任也護
軍平敵則吉甫南仲之烈也彌兵端遏亂畧則

方召之伐也提師江右而楚蜀演黥萬里之外
賴之以安則申伯甫侯之庸也被各見其材猶
足以樹勳於王室著名於春秋以一人而兼舉
之其卓越何如已古者五十始服官政方叔元
老克壯其猷固非虛語公抱不世出之才行年
五十而勛業爛然此有天授難以人力致也天
爲社稷而生

聖主建太平之業則必爲社稷而生名臣使之保

盛治於無疆惟嶽降神保茲天子四方旣平天

蓮龍集

卷之十

賀序

二三

子萬壽並舉以似公豈不信哉夫申甫方召之
屬效一官之能收一旅之捷詩人猶或多之公
之視數君不啻海若之遇河伯耳厥有作頌穆
如清風不知其幾何人也卽秦言之亦安能當
於公之萬一乎

送都司馬蘇劍浦

求司牧於今日有其人賢而志得行其任久而
政得成者不亦難乎哉夫非乏賢者也有循良
之人有循良之政時望推之物情安之功令不

得而議之矣民方幸其來慮其去願留之數十年而不厭者乃或迫於勢時欲久留其官而不得則非人與政之過也蓋循吏之治如冬之雪霽夏之快風人爭欲得之若乃學問之儒發其道德文章以變吏治則如弱子之求慈母非直就暄當颺已也我劍翁蘓公自爲諸生時與伯氏竹浦孝廉竝已知名齊魯間一時有機雲瞻由之目公詩尤爲人傳頌公歷宦河東瀛海間游覽所及題咏遍山川已貳守昭武人謂公名運龕集

卷之十

送序

二四

士風流或未嫻吏事公亦事風采歛才遜力聽事間嘗寂無吏卒跡書卷筆墨縱橫屋中兩古桂樹青青滿庭而已蒞事未數月攝萬年篆數月又分較武闈闈棘甫撤遂有泛舟之役竟以左遷去公至昭武至是可兩載其奔走風濤日在祝檣榜柁間者一年萬年武闈半之在昭武僅數月爾此數月者非有積累之深恩厚德在八也而郡人道及公者輒誦公賢里巷市井見公出入相與聚觀指公賢山谷遐邑之氓能道

公行事者咸謂公賢士大夫被公延接者見公
文弱退然如不勝衣議論訥訥然而不出諸口
咸退而嘆曰公眞賢者也公之僚友與公共事
見公溫厚和平終日澹然無喜愠咸相語曰撫
人譽公賢不虛也夫觀公之風度蕭然一布衣
諸生爾安知其貴且謂文人爾安知爲循吏卽
知者亦云爲吏而已不知公爲學問之儒而道
德文章足以變其吏治也以此爲時望所推爲
物情所安功令不得議之固宜矣雖有迫之沮
蓮龕集

卷之十

送序

二五

之烏足以損公耶來不敏嘗讀公詩簡遠瀟灑
有魏晉風一似其人之澹忘勢利者而時與事
移境與興會亦輒變其聲調如出燕臺驅車宋
梁之墟浮江漢登黃鶴樓過九派兩孤而入臨
汝詩一變而爲雄渾博大撫羊石之幻蹟弔王
謝之風流晚峴臺採玉茗又變而深秀清澁已
復率穠臃蔽空上溯章江把酒帝子閣歷十八
灘之險見山奔水湧亂石巉巖笑虎豹如鶴猿
又變而峭削悲壯余始嘆曰文人之不可測如

是哉詩道性情者也能屢變而益工則在昭武
數月間必有變其人之性情使之感動思慕歎
息者聲譽之赫然有以夫余故於公之去述其
得民如此以志道德文章之治之難見也

先王畫公之完工復礪

三和

大司馬中丞董公之蒞江右十有五年矣歲甲
寅游氛驟起西吳東耿竇偏我疆山澤不逞之

蓮龕集卷之十一

碑記

臨川李來泰石臺著 同懷弟盛泰季章輯

男

士微縣鹽
士崑增城

編次

孫 輯
孫 曰冠軒南
數寬景虞

全梓

姪

士馨彥旭
士萃著瑛

步節師孟
類曾孫天由禮和

制府董公平寇功德碑

大司馬中丞董公之涖江者十有五年矣歲甲寅游氛驟起西吳東耿竇偏我疆山澤不逞之

蓮龕集

卷之十一

碑

一

徒乃有乘之為亂者

天子亟屬公以樞務復晉公以制節公乃密定大計剪除內患弭反側於肘腋消禍亂於俄頃章水彭湖始晏然有盤石之固益治戰艦備火器練水陸謀積貯募敢勇廣招徠戴星出入務滅此而朝食迨禁旅雲集公為圖上方畧商酌機宜指畫山川形勢大兵以次進取如摧枯拉朽剛已指顧而奠江右於衽席矣嘗讀崧高之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天之篤生我公以大庇

我蒸民保定我邦家豈偶然哉夫靖外患易定
內變難決機於有事之時易定策於未事之先
難公之澁心大畧爲我江右計久遠蓋不自今
日始矣憶公撫茲土時甫離金王之難上下恬
熙廟堂亦未亟公以戎事也公下車卽澁念曰
維茲負山帶湖東接閩西距楚皆我朝後服之
地倘伏莽未靖無乃實有隱憂首定計搜諸逋
匿若三角山若五仙九仙諸砦悉撲滅無餘於
是宣布德澤獎厲官方興學校而士慶於序禁
採取而商歌於途嚴丈量而野無曠土蘓驛站
而旅無罷民水旱疾苦朝聞夕告父老喁喁號
稱極治而公未遑自逸也躬行郡縣繕治城池
添要地之戍以嚴斥堠增孤山之壘以固形勢
諸所爲扼腕綱繆者皆憂勤於無事之日陰其
用而不以告人至今日而始歎息頌服我公備
事之豫先幾之哲蓋十五年來精神智量無一
日不周行於十三郡之中又豈史冊嘗見之勛
可同日而語哉卽自親籓視師以來轉餉百萬

而民不知役省人夫萬五千人而師無留行他
如保全善類軫念流亡事無鉅細皆率監司郡
邑悉力無遺小人何知嚮利爲德能無私幸乎
公之善政不勝書敬就澗仁厚澤之有關於戡
亂定邦之大者比事紀之用勒貞珉以志弗諼
云

撫州府建督學邵公講堂記

聖人之化邈而道與法分教典所屬專以明道
也而其制不得不出於法蓋古之教人成其質
蓮龕集

卷之十一

研

三

後之教人成其文質近道文近法其勢然也臬
陶論九德以直寬剛簡者當浚明亮采之任卽
后夔所以教胄子也進之金石之音綴兆之節
歲月而漸漬之薰之也有序施之也有時苟非
庶頑讒說負固罔格未有不若于訓者矣自辭
章勝而尚德之意微學校之設不惟其質惟其
文衡士者比歲而課之亦僅短長於一日之文
又其敝也文不文并非所計上之人且不能以
道自見雖撻記書識何所施之有大君子出教

然以斯道爲己任兼高明沉潛之姿以成其無
虐無傲之教安在盛王立學之意不復明於今
日也吾於戒庵邵公徵之矣蓋公所治者文也
而所辨者道也日討諸士而訓程之而師友之
淵源人品之純疵心術之邪正皆若燭照而數
計十三經中誦其品雋驚爲神明不相其人而
相其人之天豈有異術與誠則生明而形著動
變應之此聖賢成已成物之學匪僅衡文而已
猶憶乙丙間吾羈方糴鋒鏑歲試檄下諸士從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四

窮谷深箐中扶服重趼而至又值減額之初公
爲拔其淹滯憫其淪遺傳聞感泣以一望見公
色笑爲幸及茲賓興再舉而魚雅之風始大振
夫四民中惟士之業猷迂闊爾士服其業而先
疇之猷畝高曾之規矩始曠然獨求其故此感
名之理也鴻肅其羽鴉好其音豈待節武臣力
哉所尤異者軍興有例取士之法一變矣而公
獎拔雋異不殊疇昔甚且分奉代輸至素封之
抱空質者遂巡不敢伍夫冒濫之禁昔常嚴矣

而弊不止公值弛禁之令而自絕制治清濁之原其不繫於法也審矣吾郡諸先輩通經服古爲功名教甚鉅邇來俗學支離幾以其言爲諱公棧北闈得一代偉人而天下始復知有臨汝之學今日桴鼓之應吾郡安得不先於諸祀乎非直文也象山草廬之書榛蕪幾百年自王文成倡道東南而吾郡之講席復盛公之感動振起不異文成起家澗水其地同復當兵戈搶攘之後其時同多士心悅誠服固有不期然而然

蓮龕集

卷之二

記

五

者哉緇帷石室肄業及之其又烏可已已公由史館郎比部

天子念江右寇宄窺伺之日首以命公公之知人安民如是亦可以無負矣衡文之效在一時明道之效在百世不佞反覆於道法升降之故竊窺公所爲立教之旨諸士登斯堂因文以貫乎道求繹思於公之教焉其可也

重建撫州府城隍廟記

撫州府城隍相傳祠漢潁陰侯灌嬰疾嘗以兵

定豫章故神象至今赫然見光景降福威水旱
扎瘡請必響答爵帛登餽簋籩豆之數守必
躬親以泄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桂始創
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邦俊加象六邑
之神配於兩廊高爲重門廟事必飭國初燬焉
其時吏茲土者故事一修謁而已迨司理念庵
李公視府篆獨慨然以興復是任蠲資庀材工
垂成公適艱去幸東海憲翁紀公初以進士由
刺史來牧率帷顧瞻戶不充郭誓廟之日拜於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六

堂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所以妥神而佑
民也旣宣德意布教條威惠洽流封內悅服首
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鳩俸
之贏以帥羣吏復廟之租以餼百工舉廢興舊
民不告匱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
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駿奔之願教民敬鬼
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滔滔焉弗難矣
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屢見於唐高齊蕭
梁吳之赤烏往往載於文字然以余考之魯頌

泮水闕宮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
作南門而已則城隍之獨重豈可謂非古哉撫
故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
愈城之僅存繫師帥牧尹之力爾傳曰率民以
祀神又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
侈觀遊無燕臺榭金柅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
鑿倡其僚屬共爲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災
是懼公之幸惠我民者厚矣爾時廣庵韋公來
任司理卽捐資共襄厥美而廟貌聿新信乎其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七

皆知所重也哉廟建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四月
成於十七年庚子仲秋是爲記

城南遺事記

郊南舊城內地也罷城自唐末始遷置內包五
峯東闢四門南隅爲最廣縣治文廟城隍厲壇
皆在焉西爲南湖延袤陸里計東皆高阜迄河
干其瀦者爲瑤湖官倉麗其上大約宋以前吾
郡之勝以城南內外爲最也元移縣治至城東
而以舊治爲萬戶府屯兵其間於是南城內外

民居漸散南湖亦蕪塞至元之亂遂爲廢土明
初守將吳宏慮其曠不可守縮其南二里許今
所謂南門直前此郡城之中耳而文廟城隍祠
仍如故萬曆初年始遷文廟於寶應寺故基而
以其地爲五賢祠此城南廢興之大概也明興
二百七十年溷濡太平吾郡不見兵革占籍長
子孫者煙火萬家絃誦之聲相聞及吾家致吾
勿齋兩公建崇儒書院爲論學之所羣賢畢至
復聚里中紳彥爲文昌社歲時講藝習禮其間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八

數姓之父兄子弟皆以輩行相次秩秩然無敢
亂者南郭之勝甲於一郡矣乙酉秋建昌益府
治兵移駐於上橋寺傅氏祠一帶大兵至盱卒
潰散而營壘左右多被殺傷此南郭受禍之始
也至冬益府支庶永寧王率廣賊萬人踞城與
大兵相持三月餘南郊爲其出入之地向所稱
烟火萬家者去十九矣而五賢祠城隍廟及他
寺觀皆有僅存者上橋寺獨畱像設副將王得
仁重構之視昔加崇居民又稍集三十年中余

復修文昌祠清崇儒祠廢產羣彥歲時觴聚魚
雅如昔且治家廟葺舊第吾族之築室歸耕者
亦十之三甲寅秋聞寇萬餘逼城官兵棄城去
及八旗大兵至賊遁而復集築壘於南五里相
持月餘始遁提督趙國祚恥勦賊無功與知府
王永茂計曰郊外有屋賊至可藏匿我兵不利
衝突焚之便坐上橋寺中趣舉火自是五里內
祠宇房舍無孑遺矣及將軍傳令止之則僅遺
所駐一寺耳益大起民夫平治溝渠牆塹之屬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九

不特井竈不可問卽疆界亦不復識矣余猶及
見當年承平之盛且身歷近歲締造之勞因憶
而述之以示後人非止維棄之痛亦存夢華之
慨云爾一曰山川二曰里族三曰祠廟四曰書
院五曰人文六曰家世

山川

郡稱五峯城以五峯皆城內也改城後其二在
南門外第一曰青雲峯在五賢祠之左峰上有
亭前賢題咏甚多前有五阜亦稱五老峯最銳

者曰白雲峯昔因峰爲城故岡阜相連東面皆壁立太常傅公構園其上天旭樓最爲鉅觀第二峯曰逍遙嶺直城隍祠之後改城時就嶺半掘濠水皆作血色今水色尚繡赤如膏不無斷地脈哉峯下爲宋賢良蔡孝恭所居屢名不起太宗爲立招賢坊後有蔡元導者取鬻書人擔中書一覽成誦其人焚書而去因名其地爲焚書邱明羅文止建此觀堂其上東南諸山可俯而數也峯之陰卽舊南湖循湖而南盡羅家嶺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十

前輩有范鎔者以羅山爲號俗遂訛指小邱爲飯籬山東南皆山稱金錢原近瑤湖者爲宋元官倉明初亦嘗轉運於此最高者曰瑤嶺山勢與青雲相接也南濠之東有小山蓋銅林嶺之趾亦爲作濠時截斷遂另爲一山常氏居其旁名常家山云水則汝水南來滙爲瑤湖千金陂障之下至孔驛前皆環郊南之境西則古南湖南唐李建勳所開宋益加浚治立臨汝書院其上宋賢題咏甚盛後湮塞元復開之虞伯生記

其事明初悉平爲田今稱爲後湖田至吾家所
環湖非湖也皆先人廬舍田園所在其地稍窪
南湖塞水無所歸及改城後濠水復入遂瀦爲
湖開上橋下橋小渠蕩之入河非故道也宋時
南湖龍舟最盛曾子固有競渡曲余族人踵爲
其戲每端午觀者亦至傾城宗老禁之不能止
也頃以閩寇築壘復爲趙帥剗治高岸爲谷曲
池旣平非復往日形勢矣

里族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十一

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吾里中僑字相
接敦睦無間言歲時往來貧富不相耀貴者入
里門不馳數百年各守故居無相侵奪蓋猶有
先民之遺風焉出南關橋外卽爲張氏其先有
少卿某者居此子姓居街東西亦有沿濠東者
有坊有祠稍前爲縣治地顏氏自赤岡移至陳
氏自施方分至又前爲湯氏夾街而居是爲湯
家嶺有祠又前爲彭氏不甚繁有旌表節孝坊
稍前爲傅祠卽入天旭樓路也前爲縣學嶺卽

五賢祠祠前後皆伍氏有祠有孝廉貞節坊白
此爲古順化門也門當郡來脈不可濠復建小
城於外謂之葫蘆城今俗稱葫蘆嶺又前爲捕
盜官治所今稱路爲巡捕巷田爲衙前衙背者
是也後皆爲屠沽漁鹽雜市又前爲伍氏豸繡
坊居者爲季氏稍東爲邵氏郊外民居直縱路
者止此沿濠而東是爲崇儒書院舊下橋寺逼
河一矣沿濠而西爲西街有喻氏祝氏稍前卽
後湖田有何氏曾氏曾文定裔也又南爲城隍

運龍集

卷之十一

記

十一

廟與祠境東西相直者爲塔前街居者爲常氏
鄧氏又前爲金谿街古鳳鳴門亦名金谿門也
爲傅氏其祠則在張氏之側過上橋爲上橋寺
寺旁爲唐氏盧氏又東爲河頭市則吾家其前
爲湖吾族環湖而居東盡江甯南盡葫蘆嶺後
有祠三坊二過鳳鳴橋爲黃氏亦稱舒氏沿河
而南盡瑤湖渡爲杜氏東盡河干有七郎廟廟
前曰饒氏沿河而北爲袁氏蔡氏蔡卽宋諸蔡
後人徙居於此有祠祭時所陳畫像衣冠猶宋

制下門爲陳氏抵下橋一名桂家橋則城東界
矣後又自城中遷至者爲單氏諸姓竝爲衣冠
之族其後彥皆與余遊故備志之不著者不錄
祠廟寺觀

古里開中必有叢祠所稱枌榆社之屬是也伏
臘祈報少長嬉遊其忍忘之縣城隍祠朔望邑
大夫秩祀不輟每歲五月末里人迎賽甚盛報
成歲也今亦燬山川壇在祠左古縣治後歲凡
二祭皆官司主之寺三曰觀音寺卽宋南湖普
蓮龕集

卷之二

記

十三

觀寺故址寺不甚弘敞而前有古木輪囷蟠屈
數百年物也曩過余友曾上平輒徙倚樹下不
忍去路出濠間夏月荷香逆鼻令人忘暑上橋
下橋兩寺則因湖水渟滑吾族及楊許黃諸姓
決渠導之出河爲橋二以便行者橋側各建一
寺下橋寺久燬以其殿基入崇儒書院僅一旁
殿存乙酉燬上橋寺飯僧田甚多正德間有僧
善蓄積歲歉捐米五百石奉旨旌爲多福尚義
門乙酉燬於兵佛像獨存有異光副將王得仁

撤城中甲第成之宏麗逾昔改其名曰龍興寺
王以叛誅始復舊名趙帥焚民居時駐此寺舉
火稍後希將軍令至止之得不燬觀一曰崇仙
祀浮邱真君西南古城下謁華蓋孔道也舊止
一殿一山門旁無居人菴一曰大力庵在衙背
僻陬甚乙酉後旋復旋廢一曰純陽庵女寇居
之面河頗弘整乙酉燬廟三曰老天符廟主郡
厲里人祀之甚虔後城中有新廟而此則宋元
之舊也一曰七郎廟祀水神一曰張王廟祀睢
陽二廟皆在吾族前後俱乙酉年燬其他有未
經遊歷者不能記

書院

臨汝書院宋晁詵道建有中和舞雩諸堂其後
黃幹益廓治之以祀晦菴象山先生在南湖上
湖湮書院亦廢明萬曆初以縣學舊基爲五賢
祠中祀荆國王公晦菴朱公象山陸公草廬康
齋兩吳公而以臨汝書院舊額歸焉乙酉後漸
圯湛甘泉鄒南臯兩碑及大門尚在今悉亡矣

惟石柱存崇儒書院先叔高祖致吾公學舍也
後捐爲郡中講學之所前輩周公懷魯陳公愚
所共成之復益以下橋寺廢址規制大備中祀
宋三王三陸曾文定元吳幼清虞邵菴而以明
吳康齋陳明水吳疎山周懷魯陳愚所傳安所
杜西華吾家少野致吾勿齋諸公配祀明水以
下蓋皆常預講席者也後續入者不及詳記天
啟初有書院之禁改爲崇儒祠講田甚多諸紳
輸主其事後爲不類者軋沒幾盡乙酉後藉去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十五

人亡無可考詰清丈後僅有存者并入文昌社
中以供祠事社亦改稱祠遵時禁也舊無專祠
余始修族人廢基之入寺者爲之在上橋寺側
得不燬峩峩峯書院宋參政李璧建壁誅韓侂胄
有功後以常草北伐詔謫居臨川郡公爲築書
院居之著臨汝閒書五十卷不知廢自何時郡
乘亦不載余就原記考之蓋在余居左右也余
構秋水軒而前楹輒顏以此今亦燬

郊外地縱橫三里許而絃誦相聞由科甲明經起者歲不乏人宋元不可考矣在明亦僅記其表見者曰黃鉞爲洪武首榜進士曰范鏐曰伍福曰伍禮曰伍憲中曰伍在中曰袁 曰湯緝統曰伍兆元曰鄧 曰傅桓曰傅槐曰傅永

慶余家則高祖行諱哲曾祖行諱春諱直諱中祖父行諱東明諱東宿先大夫諱學旻俱以理學文誼著稱當世而仕宦皆不大顯文昌社起諸生恆百餘人歲首高會伐鼓歌詩文行相切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十六

劇有以干謁造請聞者衆共鄙之則勒令出社不復齒張受先先生爲今時見諸生有循循禮法者曰此必南門諸生也禮遇有加侯廣成先生督學進所獎拔者詢及里閭笑曰此張受先所稱南門諸生乎知此語傳聞吳中已久季年里中文酒之會以責善一語致闕社飲遂廢蓋前輩之風始微矣本朝登籍者曰饒亮曰唐亮工曰單國玉單之先曰宇曰文盛第時皆在城中故不錄曰湯允泓曰蔡震吾家則余與叔學

續

家世

余家出唐胄刺史公贅於桐林嶺之毛氏蓮家焉桐林嶺卽今城東南角其趾爲常家山未濠時本一山也距今居三百武耳世稱橋上李氏橋上者本鳳鳴橋非今之上橋也宋時小東門曰鳳鳴門渡曰鳳鳴渡改城後門渡俱廢而橋亦塞今所居之左有堦穹然是也其後分居各處者述祖居曰桐林嶺李曰橋上李曰小東

蓮龕集

卷之十一

記

十七

門李則皆一地而異其名也元初之亂縣治改萬戶府吾宗盡爲牧場其後水滸爲湖田廬盡沒宗人散徙守一高墩不去者僅萬寬公一人耳自宋理宗後終元之世譜不復修中間世系遂無可考萬寬公之孫兄弟二人以榮七榮八爲派意其時散居者行派尚相屬但起農家又當雜亂之世無能傳述亦不意後之不可考至此也南野公修譜時取宋譜閱之中間離去幾三四世已不知當屬何支遂盡棄去而以萬寬

公爲新譜之一世蓋不得已也歷明二百七十年聚族者幾三百餘家而居姜坊車田阮方者亦百家商於河南湖廣四川雲貴遂家於彼者皆不相聞近稱吾家者曰窰上李蓋以橋窰語音相混又以西族有業陶者里人遂呼窰上爲戲云若以瑤湖稱瑤上乃在河東非吾家也噫宋元之亂守祖業啟後人者僅萬寬公一人今三十年中再經焚戮闔族蕩然散處四方將有不能名其故土者余向者亟憂之盡捐俸入建

蓮龕集

卷之二

記

十八

宗祠構祖第浚湖治坊與諸族子極力守先人之舊今復爲燬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不大可悲哉祖居在湖中高墩上宗祠在焉本房所居在街上直湖之北有負河而居者在湖之東有負青雲峯而居者在湖之南湖中有墩五三在水中其二在岬湖中養魚取供歲祭云宗祠始建於亞中公繼建於柳州公辰州公暨先大夫亂後則余所重建今復燬光裕祠在宗祠之東以祀亞中公而下有功德於祠者同燬

贈公祠則先大夫所建以祀贈禮部公贈國學
公者乙酉燬後不復建坊二一進士坊爲南野
公建一恩榮坊爲伯昇伯美公建乙酉燬



